

小說月報第十七卷 號外

中國文學研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

鄭振鐸

一鑑賞
與研究

濃密的綠蔭底下，放了一張籐榻，一個不衫不履的文人，倚在榻上，微聲的吟誦着一部詩集，那也許是李太白集，那也許是王右丞集，看得被沈浸在詩的美境中了；頭上的太陽的小金光，從小葉片的間隙中向下睽眼窺望着，微颺輕便的由他身旁呼的一聲溜了過去，他都不覺得，他受感動，他受感動得自然而然的生了一種說不出的靈感，一種至高無上的靈感，他在心底輕輕呼了一口氣道：『真好呀，太白的這首詩！』於是他反復的諷吟着，如此的可算是在研究李太白或王右丞麼？不，那是鑑賞，不是研究。

膩膩的美饌，甜甜的美酒，晶亮的燈光，喧嘩的談聲，那幾位朋友，對於文藝特別有興趣的朋友，在談着，在辨論着，直到了酒闌燈灺，有幾個已經是被阿爾科爾醉得連舌根都木強了，卻還捧着茉莉花茶，一口一口的喝，強勉的打疊起精神，絮絮的訴說着。

『誰曾得到老杜的神髓？他是千古一人而已。』一個說。

『杜詩還有規矩繩墨可見，太白的詩，才是天馬行空，無人能及得到他。』所以倡言學杜者多，說自己學太白的卻沒有一個。『隣座的說。

這樣的，可以說是研究文學麼？不，不過鑑賞而已，不是研究。

斗室孤燈，一個學者危坐在他的書桌上，手裏執的是一管朱筆，細細的在一本攤於桌上的書上加註時時的誦着，復誦着，時時的仰起頭來呆望着天花板，或由窗中望着室外，蔚藍的夜天，鑲滿了熠熠的星，蟲聲在階下唧唧的鳴着，月華由東方升起，庭中滿是花影樹影，那美的夜景，也不能把這個學者由他斗室內誘惑出去，他低吟道：『寒隨窮律變，春逐鳥聲開，』隨即用硃筆在書上批道：『妙語在一開字，』又在『開』字旁圈了兩個硃圈，再看下去，是一首詠蟬的絕句，他在『居高

聲自遠，非是藉秋風」二句旁，密密的圈了十個圈，又在詩後註道：『於清物當說得如此。』

這不可以算是研究麼？這也不過是鑑賞而已，不是研究。

別有一間書室，一個學者在如豆的燈光之下，辛勤的著作着。他搜求古舊的意見而加以駁詰或讚許或補正。他搜集這個詩人，那個詩人的軼事，搜求關於這首詩，那首詩的掌故，他又從他的記憶中，寫出他的師友的詩稿，而加以關於他們的交誼及某一種的感慨的話語。他一天一天的如此著作着，於是他成了一部書；那書名也許叫作某某齋詩話，也許叫作某某軒雜識。

這不可以算是研究麼？這還是鑑賞，不是研究。

原來鑑賞與研究之間，有一個絕深絕崢的鴻溝隔着。鑑賞是隨意的評論與談話，心底的讚嘆與直覺的評論，研究卻非有一種原原本本的仔仔細細的考察與觀照不可。鑑賞者是一個遊園的遊人，他隨意的逛過，稱心稱意的在賞花評草，研究者卻是一個植物學家，他不是為自己的娛樂而去遊逛名園，觀賞名花的，他的要務乃在考察這花的科屬，性質，與開花結果的時期與形態。鑑賞者是一個避暑的旅客，他到山中來，是為了自己的舒適，他見一塊懸岩，他見一塊奇石，他見一泓清泉，都以同一的好奇心的讚賞的眼光去對待牠們。研究者卻是一個地質學家，他要的是：考察出這山的地形，這山的構成，這岩這石的類屬與分析，這地層的年代等等。鑑賞者可以隨心所欲的說這首詩好，說那部小說是劣下的，說這句話說得如何的漂亮，說這一個字用得如何的新奇與恰當；也許第二個鑑賞者要整個的駁翻了也，也難說。研究者卻不能隨便的說話；他要先經過嚴密的考察與研究，纔能下一個定論，纔能有一個意見。譬如有人說，西遊記是邱處機做的，他便去找去考，終於找出關於邱處機的西遊記乃是長春真人西遊記，並不是敘說三藏取經，大聖鬧天空的西遊記。那末，這部西遊記是誰識的呢？於是他便再進一步，在某書某書中找出許多旁證，證明這部西遊記乃是吳承恩做的，於是再進一步，而研究吳承恩的時代，生平與他的思想及著作，於是乃下一個定論道：『今本西遊記是某時的一個吳承恩做的。』這個定論便成了一個確切不移的定論，這便是研究！

文學的自身是人的情緒的產物，文學作家大半是富於想像的浪漫的人物，文學研究者卻是一個不同的人，他是

要以冷靜的考察去尋求真理的。所謂文學研究，也與作詩作劇不同，牠乃是文學之科學的研究，把文學當做一株樹，一塊礦石一樣的研究的資料的。

二 未經墾殖的大荒原

中國曾被稱為文學之國，她的文學史的時期可也真長，幾乎沒有一國可以比得上。希臘的文學是死了，羅馬的文學也隨了羅馬的衰落與滅亡而中斷了，希伯萊、波斯、埃及、印度的文學也都早已和國運的夕陽一同沈沒入於黑暗的西方去了，近代歐洲的諸國，他們的文學史又都是很短很短的，最長的不過起於中世紀，那時我們卻正是唐詩宋詞元曲將他們的最眩目的金光四射於地平上的時候；最短的不過一世紀，那時我們是在乾隆嘉慶時代，在中國文學史上乃算是最近期，中國文學的寶庫可也真繁富，她那裏有無數的大作家，有無數的大作品，還有無數不可指名的珠璣與寶石。

然而在這樣的一個文學之國，有這樣長的文學歷史，具着這末繁富的文學作品的之中，我們卻很詫異的看出她的文學之研究之絕不發達；文學之研究，在中國乃像一株蓋在天幕下生長的花樹，萎黃而無生氣，所謂「文史」類的著作，發達得原不算不早，陸機的文賦，開研究之端，劉勰的文心雕龍與鍾嶸的詩品繼之而大暢其流，然而這不過是曇花一現，過此，則此類著作又無影無蹤了。後來詩話文話之作，代有其人，何文煥的歷代詩話載梁至明之作凡二十七種，丁氏的續歷代詩話所載又二十八種，清詩話所載，又四十四種；然這些將近百種的詩話，大都不過是隨筆漫談的鑑賞話而已，說不上是研究，更不必說是有一篇二篇堅實的大著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將「詩文評」（即「文史」）分為五類：

- 一、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者——文心雕龍。
- 二、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者——詩品。
- 三、備陳法律者——皎然詩式。
- 四、旁採故事者——孟堅本事詩。
- 五、體兼說部者——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

除了第一、第二兩類之著作以外，別的都不過是瑣碎的記載與文法的討論而已。（像第一、第二兩類的著作卻僅有

草創的文心雕龍與詩品二種。間有單篇論文，敘述古文或駢文之源流，敘述某某詩派，某某文社之沿革，或討論一個文學問題的，或討論什麼文章之得失的。然卻是太簡單了，不成爲著作。明之末年，有金喟一派的批評家出來，頗換去了傳說的腐氣，而易以新鮮的批評式樣。可惜他們的徑途又走錯了；他們不遵正途大道走，而又與前人一樣，被誘惑入邪僻的羊腸鳥道中去。金喟表章水滸，表章西廂，把平常人看不起的小說戲曲，從無量數的詛咒鄙夷的磚石堆中掏揀出來，其功不可謂不大。然他卻不去探求他所表章的大著作水滸與西廂的思想與藝術的真價，及其作品的來歷與構成，或其影響及作家，而乃沾然於句評字註；例如，他於『認得是獵戶標免李吉』之下註道：『筆勢忽振忽落』，於『只見那個人』下註道：『妙李小二眼中事』。接着的『將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下又註道：『分付得作怪』。諸如此類，全書皆是。這當然是學步鍾惺諸人批詩評文的辦法，而全書卻被他句分字解，有類於體骸一節一節被拆開了，更有類於一刀刀的把書本的肉都零碎的割下了。水滸西廂，何罪，乃受此種凌遲析骸之極刑！這一派勢力頗不少，也有了不止書受到了這個無妄之災。這是很不幸的，金喟有帶領了大眾走研究的正軌的可能，他卻反把他們帶入『牛角尖裏』去了。

統而言之，自文賦起，到了最近止，中國文學的研究，簡直沒有上過研究的正軌過。關於作品的研究，一向是以鑑賞的漫談的，或逐句評註的態度去對待牠的，無論牠是二十字的五言絕詩也好，長至百十萬字的小說也好。（近幾年胡適對於紅樓夢，水滸傳的考證卻完全是走的一條新路，一條正路。）關於作家的研究，除了『年譜』一類的著作，詳述其祖先，其生平，其交遊的人物，其作品的年代，可以作爲研究的最好的參考資料外，其餘便再沒有一種東西可以算是『研究』的了。關於一個時代的文學或一種文體的研究，卻更爲寂寞；沒有見過一部有系統的著作，講到中世紀的文學的，或講到某某時代的，也沒有見過一部作品，會原原本本的研究着『詞』或『詩』或『小說』的起原與歷史的；至於統括全部歷史的文學史的研究，卻大家都不曾夢見。近來雖有幾部名爲『中國文學史』的東西，乃是很近代的事，且鈔的是日本人的東西。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作品研究的東西，例如關於水滸傳，至少要有了一部水滸傳及其作者，一部水滸傳之形成，一部水滸傳及其續書，一部水滸傳之思想與其影響等等；關於西廂記，至少要有了一部西廂記以前之西廂故事，一部西廂記

之作者，一部西廂記之藝術上的地位，一部西廂記之續書等等；這幾個題目，每一個都可以成功一個巨冊。至於如文選，如樂府詩集，如西遊記，如牡丹亭，如桃花扇，如四聲猿等等，那樣重要的巨作，無一種無不需要多方面的專門研究。至於那些古舊的紅樓夢，索隱，西遊真詮，水滸評釋之類，卻都是可棄的廢材。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作家研究的著作。例如，關於曹植，至少要有一部曹植的生平與著作，一部曹植的詩，一部曹植及其時代，一部曹植的藝術及其影響，或更將有一部曹植與洛神之傳說等等；關於李白，至少要有一部李白的生平與著作，李白的遊蹤，李白與遊仙的思想，李白與酒，李白與他的同時代者等等；關於杜甫，至少要有一部杜甫傳，一部杜甫的時代及其作品，一部杜甫的作品及其影響，一部杜甫及其詩派，一部杜甫的思想，一部杜甫的敘事詩等等；關於關漢卿，至少要有一部關漢卿及其雜劇，一部關漢卿的藝術與思想，一部關漢卿及其時代等等；關於湯顯祖，至少要有一部湯顯祖傳，一部湯顯祖及其四夢，一部湯顯祖的思想，一部湯顯祖之著作及其影響等等；此外，至少還有百個以上大作家，需要特殊的研究的，這些研究，每一個又可各成一巨冊。至於那些古舊的陶淵明年譜，李義山年譜，東坡先生年譜之類，只可作為研究的參攷資料，卻不能即算作一種專門研究的結果。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一個時代之研究的著作。每一個重要的文學時代，都要有各種的特殊研究；例如建安是一個光榮的詩歌時代，關於牠，便至少要有一部建安時代及其作者，一部建安七子與其著作，一部五言古詩與建安時代作家之關係，一部建安文學的鳥瞰，一部建安文學之趨勢及其影響等等；又如五代也是一個重要的時代，關於牠，便至少要有一部五代文學的鳥瞰，一部五代花間派的詞人，一部南唐二主及其所屬詞臣，一部蜀中文士，一部五代文學史等等，這些東西也都是每一部便要成為一巨冊或至三四巨冊的。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每一種文體之研究的著作。例如關於詩歌，至少要有一部詩歌史，一部詩歌概論，一部中國詩歌的音韻問題，一部詩歌及其支別，一部民歌之研究，一部由詩經到詞與曲，一部散套與小令，一部詞之研究等等；關於戲曲，至少要有一部戲劇史，一部戲劇概論，一部演劇史，一部中國舞台之構造與聽衆，一部文曲及其作者，一部傳奇的研究，一部皮黃戲之沿革與歌者，一部崑曲興衰史，一部臉譜及衣飾之變遷等等；這些著作也都是不能以很小的卷帙裝載

之的。至於那些以前的無數詩話，詞話，四六話，曲話之類，都只好作爲極粗製的研究原料，卻全不是所謂研究成熟的工作。我們還應該有不少部綜攷全部中國文學之發展的文學史，或詳的，或略的，或爲學者的研究結果，具有不少獨特之創見的，或爲極詳明的集合前人各種特殊研究之結果，而以大力量融合而爲一的，或爲極精細的搜輯不少粗製的材料而成爲浩大的工程的，或疏疏朗朗的以流麗可愛的技術而寫作出來的。

此外，我們還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中國文學的辭書，類書，百科全書，還應該有不少部關於她的參考書目，研究指導，等等。

這一切應該有的東西，我們都沒有！

中國文學真是一片絕大的荒原，絕大的膏沃之土地，向未經過墾殖的，雖有幾個寥寥可數的農夫，從前曾一度播種過一小方地的種子，然其遺跡卻早已泯滅於蓬蒿蔓草中了，雖有幾個寥寥可數的農夫，在如今正奮起而肩了耜耜去墾種，然他們是如此寥寥的幾個，那裏能把這絕大的荒原墾殖遍？

每個人都有在這個大沃原中自由墾殖的可能，無論他要多少田地都可以，只要他對於這個農事有興趣，肯下苦功去割除野草，播植種子。

我曾見一幅秋郊試馬圖，畫的是一個天朗氣清的清晨，四野靜穆無比，有人膝那末高的野草，正爲晨風所吹而偃倒下去，獨在這郊原上的是一個騎在一匹駿馬上的少年，他愉悅着，躊躇着，正控着馬韁，欲發未發的打算在這大平原上任意的騁馳，真的，我見了這畫，不自禁的也起了躍躍欲試的野心，雖然從沒有學過馳馬。

這大荒原似的中國文學的氣象，正是一幅『秋郊試馬圖』呀，誰見了，能不興了要在那裏自由的騁跑，隨意的奔馳的雄心麼？

三研究的

新途徑

但農夫卻也不易爲，他要去墾殖，便要先有鐮刀去割除野草，再有耜耜去掘鬆泥土，這就是說他要有耕田的工具，如果他赤手空拳的跑去耕種，即使他有熱烈的心，堅勤的意志，也只好眼睜睜的立在那裏乾着急的望着而無從下手。同樣的，我們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如果沒有鐮刀與耜耜，那便無從動手。舊的研究，原是無結果

的無方法的，正像赤手空拳一樣。我們現在如果要研究，便先要執了鐮刀與耙犁去，換一句話說，便是要有新途徑與新觀念。

我們要走新路，先要經過接連着的兩段大路；一段路叫做『歸納的考察』，一段路叫做『進化的觀念』。這兩段大路是無論什麼人，只要他是一個研究者，都要走的。『必由之路』，沒有捷途，也沒有旁道，支徑可以跨越過牠們的。所謂墾殖的耙犁與鐮刀，也便是牠們。原來這兩個主要的觀念，歸納的考察與進化，乃是近代思想發達之主因，雖然以前文學上很少的應用到牠們，然而現在卻已成爲文學研究者所必須具有的觀念了。

四歸納的考察

歸納的考察，倡始於培根（Bacon），有了這個觀念，於是近代思想，乃能大爲發展，近代科學乃能立定了牠們的基礎。在以前，無論研究什麼問題或事件，都是先有了一個定理，或原則，然後再拿這個定理或原則去作爲討論或研究的準的。例如，他們相信上帝是萬物的創造者，於是許多敬神的觀念及自然現象的解釋，便都由此演繹而出；他們相信地球是扁平面似的東西，於是種種的地理觀念及船隻駛過地面便將墜落無底之中的見解又由此演繹而出。他們不去研究事實的真相，只知奉過去的一個原則或定理的天經地義而不可一變的東西，於是思想與科學乃至一無進展。自歸納的考察方法創立後，『無徵不信』便成了一個信條。他們懷疑，他們虛心的去考察，直等到有了種種的證據，充分的足以證明某一個東西的真相是如此時，他們纔肯宣道：『某件東西的真相是如此如此。』奈端（I. Newton）之發明萬有引力說，先是經過萍果落地之感觸，然後再加以種種方面的考察，把他們都歸納了起來，結果是相同的，是歸於一的，於是他纔敢相信他的萬有引力說。達爾文（Darwin）之著作種由來與人類起源二大著作，也是經過了千辛萬苦，搜集了種種的證據，而把他們歸納了起來，得到了一個結果，方纔把牠們寫出，而確定了他的進化論。

文學的研究之應用到歸納的考察，是在一切的科學之後，有了這樣的研究方法與觀念，便再不能稱臆的漫談，不能使性的評論了，凡要下一個定論，凡要研究到一個結果，在其前，必先要在心中千迴百折的自喊道：

『拿證據來！』

等到證據搜羅得完備了，等到把這些證據或材料歸納得有一個結果了，於是他的定論纔可告成立，他的研究纔可

告終結。所以他們不輕信，他們信的便是真實的證據；他們不輕下定論，他們下的定論便是集合了許多證據的歸納的結果。例如，關於李白的死的問題，或以爲病死於當塗，或以爲是喝醉了酒，欲去江中捉月而落水溺死的。那一說是對的呢？於是我們去搜羅許多關於他死的記載，關於他晚年的生活與遊蹤的記載，關於他的墓所在地的記載，然後再去分別出這些記載那些是最靠得住的，那些是其次的，那些是完全虛妄的，出於想像的。於是，再把可靠的材料歸納了起來，便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得到關於李白之死的正確記載了。

又如，關於續金瓶梅的作者，據原題是紫陽道人編。這紫陽道人到底是誰呢？原書的篇首曾有一篇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署着魯諸邑丁耀元參解。在全書中處處都可見出作者的見解，與丁氏的有異常相同之處。於是我們猜想：『所謂紫陽道人者，大約是丁氏的筆名吧。』於是我們再翻檢原書，到了第六十二回，其中偶然的有一句話說，『丁野鶴自稱紫陽道人，耀元的別號恰是野鶴，有了這一個強有力的據證，便可以生出一個結論：

『續金瓶梅的作者是一個名耀元，字野鶴，筆名紫陽道人的丁氏。』

沒有人能夠推翻這個確切的決定，除非他有了別的什麼更有力更重要的證據。在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上，更可見歸納法之如何應用得最好。

研究紅樓夢的人真不少，以致『紅學』成了一個專門的名詞；一派說賈寶玉是清世祖，林黛玉是董小宛，又一派說紅樓夢是一部清康熙時的政治小說，林黛玉是朱彝尊，薛寶釵是高士奇，而寶玉則指廢太子。再有一派卻說賈寶玉就是蘭容若，紅樓夢敘的是明珠家事。但他們這些話都不過是牽強附會的話。他們把路走錯了，走入荊棘中了，所以他們的研究成了如猜謎似的戲舉。到了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出來，用的卻是新的方法，是歸納的研究方法，他先把著者是誰的問題解決了。既知曹雪芹是他的作者，於是又進而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及生平。既知他是曹寅的孫子，家業很繁盛，到了他的後半生很窮苦；於是與紅樓夢中所記的事蹟細細的對照一下，便可知他備記的『風月繁華之盛』乃是他所身歷的，回首當年，作者真不禁要『洒一把辛酸淚。』

紅樓夢的真面目與其在文學上的真價，至此始完全發現。我們才知道這並不是一部具有無數『謎』的書，其中的每

個人物背後並沒有什麼黑影子在內，他們都是真的人，並沒有戴上了什麼假面具的。

這個歸納的觀念真是一個重要的基本觀念，發見於文學的研究上的，有許多未決的文學問題都可以用了這個方法去解決，用了這個方法去解決的事件，其所得到的結果，至少是『雖不中不遠矣』，決不會有以前『紅學家』那末樣的附會的結語與研究的。

附言：文學評論的作者，尤其是以前的，往往不會用這個歸納的研究法，然而却仍不失一般讀者的讚許，那是因為

作者的美麗的才華，或因為作者的懇摯動人的講述，有許多的文學評論都不過是文學的鑑賞，或不過牠的自身可當做文學作品，而不能稱作文學的研究的。

五進化的觀念

文學史上的許多錯誤，自把進化的觀念引到文學的研究上以後，不知更正了多少，達爾文的進化論，竟不意的會在基本上改革了人類的種種錯誤的思想。

許多人都相信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都是元朝人流傳下來的，但有了進化觀念的人，卻很懷疑，當那時，中國小說方纔萌芽之時，乃竟會有這樣完美的作品產生，到了近幾年來，西遊記的底本，即楊致和的四十一回本的西遊記，有人知道了，取來和一百回本的現在流行的西遊記一對讀，乃知二本之間，在描寫的技术，有如何的詳密與拙笨之差異，同時在別一方面，又知道了百回本西遊記乃吳承恩所作的，於是此問題始完全解決了。最近，在日本，又發見了一部三國志平話，那又是一部今本流行的三國志演義的祖先，在二本事實之詳略，描寫技術之疏密之間，我們便可明顯的看出其著作時代之前後來。至少，有了這部三國志平話，從前所公認的三國志演義為元人作的話是該取消了。水滸傳雖尚未發見其最初底本，然依據種種的證明，及讀了許多元明人關於水滸故事的雜劇，可知水滸傳亦決不是元時的著作，但看元人雜劇及明初人雜劇中所敘的水滸故事，幾乎各各不同，李達是一個精細有心計的人，魯智深曾娶妻生子，曾逃下山再去和尚，而為宋江設法勸回。如果，那時已有了人物性格如此活潑結構如此完密的巨著的水滸傳，又何至戲曲家的敘述，會與水滸傳歧異得如此利害呢？試觀後來的許自昌水滸記（敘宋江事的），及任誕先靈寶刀（敘林冲事的），其間事實便完全與水滸傳相同，而其間人物也完全不能脫離水滸傳所寫的輪廓之外，於此便更可見出水滸傳的著作時代來。

在這個地方，我們有了進化論的觀念的幫助，便可以大膽的改正一般文學史上把小說當做元人的盛業的謬誤了。在中國，進化論更可幫助我們廓清了許多傳統的謬誤見解。這些謬誤見解之最大的一個，便是說：古是最好的，凡近代的東西總是不如古代的。明清之詩文不如唐宋，唐宋之著作不如漢魏，這是他們所執持着的議論。進化論的觀念，不是完全反對他們，乃是告訴他們以更真確的真理。原來，文學的東西，本不能以時代的古今，而比較其優劣。說古代的東西，一定不如近代的，正與說近代的東西，一定不如古代的一樣的錯誤。所謂『進化』者，本不完全是多進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真相顯示出來，使人有了時代的正確觀念，使人明白每件東西都是時時隨了環境之變異而在變動，有時是『進化』，有時也許是在『退化』。文學與別的東西也是一樣，自有他的進化的曲線，有時而高，有時而低，不過在大體上看來，總是向高處趨走。如小說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最初，在搜神記、世說新語諸書中，原有不少的小說材料，然而其敘述是如何的簡單！到了唐時，卻有唐人傳奇繼之而起，已漸漸有了描寫，有了更婉曲的情緒了。到了宋人的『平話』，其描寫卻更細膩了。明人的小說較之更進一步，宋元人二卷四卷的小說，他們都演化之而為百回，百二十回。在結構上，在描寫的技術上，都有了顯著的進化。再如戲曲，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在元曲中，其結構與人物都甚簡單，每劇只有四五齣，每劇中只限一個主要的人物歌唱，到了明人的傳奇卻大為進步，齣數多至三四十，人物也多了不少，每個人物都可以歌唱，有時是合唱，有時是互接的唱，這使劇場熱鬧了許多，確是一個大進化。

在這種地方，最容易看出『進化』的痕跡來。

再試取幾個『故事』來看一下。同是一個故事，在最初總是很簡單的，描寫也必很質樸。漸漸的卻變得內容更複雜，描寫更細膩了。由琵琶行（白居易）變而為青衫泪（馬致远），再變而為青衫記（顧大典），愈變愈煩愈細。琵琶行裏的女子，只是一個『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不相識者，在青衫泪中卻成了白居易的舊相知裴興奴，二人中途離散，因聞琵琶聲而始得重圓，完全有了一個故事的骨架了。在青衫記中，所寫的事實卻更曲折，描寫也更深入了，在那裏加上了典贖青衫的故事，加上了兵亂，加上了小蠻與樊素，鶯母的手段益毒，裴興奴的節操也被寫得更貞固了。

由李娃傳（白行簡）變而為李亞仙花酒曲江池（石君寶），再變而為繡襦記（鄭若庸），這其間又是如何的進

步。李娃傳的敍寫本不壞，曲江池又細了一層，繡襦記所寫的妓院情形，卻更足以動人了。亞仙在傳中不過是一個有才能及不忍之心的妓女，在雜劇及傳奇中則成了一個完人，鄭元和唱輓歌，傳中本寫得很悽苦，雜劇中卻加倍的寫着，傳奇中更加倍的烘染着，真是一步更進一步。

由唐無名氏的白蛇記變而爲西湖佳話中的雷峯怪蹟，再變而爲無名氏傳奇雷峯塔，再變而爲陳遇乾的彈詞義妖傳，這其間又是如何的進化。白蛇記寫的白蛇，完全是一個害人的妖魔，她幻變了一個年青的美嬌，誘惑了李瑛，致他回家時身體消化而死。（記中又記一則變異的同樣傳說，說那少年是李瑛，第二天歸來，便腦疼而死，然以白蛇爲妖魔則與前說一樣。）到了雷峯怪蹟中的白蛇，她的事蹟卻更了，她已不是一個純粹的殺人巨魔，乃是一個戀着許宣的有情的女妖。在怪蹟中，法海與小青第一次出現，後來傳說中之許宣二次發配，亦始見於此。白蛇記不寫白蛇的結果，怪蹟則說白蛇與青魚終爲法海的鉢盂所捉，幽禁於雷峯塔下，百世不得翻身。在傳奇及彈詞中，白蛇卻更得人同情了，無端的加了報恩之說，無端的加了水漫金山之一幕大戰，無端的加了盜仙草救夫之冒險而真情的一段故事，無端的加了白娘娘懷孕，生了一個貴子出來，這使白蛇更具有人間性，更使人敬愛，她不是一個可怖的妖，而是一個真摯的癡情女郎，其行事處處都可得人憐愛的了。許多人見到她之冒險以救夫，冒險以奪夫，都會不禁的加入她的一邊，而怒許宣之卑怯，恨法海之強暴，在斷橋重遇之一段，在她產子後懼怕法海之復來的一段，無論誰都要爲之感泣的。於是她之幽囚，便爲多數人所不滿，而增出了『仙圓』的最後一幕，敍她因貴子而終於得救，這是一個如何有趣的進步呢？

這些也都是很顯著的『進化』。

同時，更可以因此打破了一班人摹擬古作的風氣，這個風氣惟中國最盛，且至今還是最盛。把進化的觀念引了進來，至少可以減少了盲從者在如今還學着做唐宋古文，做唐詩宋詞，做唐人傳奇體的小說，做『卻說』、『且聽下回分解』的章回體小說的迷信。他們相信的是『古是今之準的』，而進化論告訴我們，文學是時時在前進，在變異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作家，不顧當代的情勢與環境而只知以擬古爲務的，那是違背進化原則的，那是最不適宜於生存的，或是最容易『朽』的作家。

六文學
的外化

執持了以上兩個基本觀念，即進化的與歸納的觀念，如執持了一把鐮刀，一柄犁耙，有了他們，便可以下手去墾種了。

無論爲一個作家的研究，一個作品的研究，或進而爲一個時代，一個全史的研究，都可以有得到比前很不同的好結果了。但荒地是太大，蔓草是太多，我們還要急其所當先，最好能把向來最未爲人所注意，蔓草最多的地方先開闢起來。這些新開闢的研究，一面自然格外有清新的趣味，一面卻也足幫助作品作家及文學史之研究的迷難的解決，正如在海濱或河岸築堤，不僅裨益了海濱之田，卻也使隣近諸田野都受了益處。

這樣新開闢的研究的途徑，共有三個。

第一個便是中國文學的外化考。換一句話，就是說，要研究中國文學究竟在歷代以來受到外來的影響有多少，或其影響是如何樣子。這種研究是向來沒有人着手過，甚至於沒有人注意過的。這是一種新鮮的研究。

無論什麼人，都會異口同聲的說過，中國的文學乃是完全的中國的，不曾受過什麼外面的影響與感化的。這乃是愛祖國的迷霧，把他們的心眼朦蔽了。只要略略的考察一下，便可知我們的文學裏，有多少東西是由外面販買來的。最初是音韻的研究，隨了印度的佛教之輸入而輸入，而印度及西域諸國的音樂，在中國樂歌上更占了一大部分的勢力。其後，佛教的勢力一天天的澎漲了，文藝思想上受到了無窮大的影響。雖然韓愈曾努力的闢佛以保障儒道，踵其後的古文家也曾時時的爲此同樣的舉動，然而他們的力竭聲嘶的防禦的筆戰，僅足證明佛教思想之如何偉大而已，毫不能給他們以致命傷。在後來的重要文藝作品上，幾乎有一半是印上了這種印度思想的沙痕的。這是文藝思想上的話，且不多說；在其後，還有更大的影響呢。而這個更大的影響，又是由印度傳來的。我們往往有一個疑問：在宋元之前，爲什麼中國沒有發生過戲劇和小說的大作品？爲什麼這些重要的作品，直到了宋元之時，纔突然的如雨後的春筍般的紛紛產生？許多文學史家對於這疑問都沒有注意過。最近，有一部份人用文學的眼光去研究印度的文學，尤其是她的小說與戲曲，於是纔發現他們的戲曲與小說，其體裁與結構，與中國的有驚人的共同之點。即以小說而論，印度的作品，開頭往往是『如是我聞』，漢譯出來恰正是『卻話』、『話說』之意；又他們每當題容或論斷一個事物，必要引古詩句或諺語爲證，恰正如我們之小說家，

常常用『正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諸樣的成語一般。據新近由印度歸來的友人說，他們的『說話人』到現在還存在着，大都在廟宇中說着書，給大家聽，也正與我們蘇州元妙觀中之說書人一模一樣。而他們的小說與戲曲的產生時代卻較我們早得多了。當然的，中國與印度交通那樣的周密，這些作品之輸進而引起模擬是毫不異的。友人許地山君近來很專心研究這一方面的東西，這裏不多說，我們且看他的詳細的報告吧。（本書中有他的一篇梵劇體例及其在漢劇上的點點滴滴可見一斑。）

還有，我們重要的民間文學，如彈詞，佛曲與鼓詞，也都是受印度影響而發生的。這個外來感應的痕跡，比之小說與戲曲尤為明顯。在燉煌石室發見的許多抄本中，我們見到好幾種『佛曲』，文殊問疾，等三種，見上虞羅氏刻的燉煌零拾中，佛本行集經俗文，八相成道俗文，維摩詰所說經俗文等四五種，現存京師圖書館中。這就是後來佛曲的祖先，而彈詞與鼓詞，卻又是完全由佛曲蛻化而成的。

這都是僅略略的提一提的，而已足以使迷信國粹的先生吃一個大驚了。將來如果有一部中國文學外化考出來，恐怕材料將要搜集得更多。至於西歐文學在中國文學上的影響，乃是最近的事，大家都知道，不必談。

這個研究在文學史上是大有功績的，且至少可以間接的幫助許多研究別的東西者的忙。

七巨著
的發見

第二個開關的研究的新途徑，便是新材料的發見。

我們向來不僅研究的方法未備，即研究的對象也很狹小；其初我們僅知以詩，古文詞為研究的標的，所謂文學史者，不過是一部詩歌及古文的发展史而已。到了後來，加進了詞；到了後來，再加進了戲曲，但那已是很近代的事了。在十八世紀紀昀他們編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還不承認戲曲是一種有可以收入四庫之價值的著作。他們只收曲譜，曲律，而不收劇本。到了後來，纔更加入了小說。所以最近，最開明的中國文學史，所敘的乃是詩詞，散文，小說，戲曲的歷史的發展。但此外，中國文學裏，還有別的東西麼？有的，當然是有的。中國文學乃是一個深淵，乃是一個大密林，在其中未被發見的巨著還多着呢，還多着呢。

佛曲是一種並非不流行的文藝著作；自唐五代以來，時時有作者，其中頗有不少好的東西，如梁山伯祝英台，如香山

寶卷，其描寫都很不壞；其及於民間的影響却更不小。有多少婦人村夫是虔敬的聽着這些故事，爲之喜，爲之憂，爲之哭泣，爲之發奮的，有不少婦人村夫是於無形中深深的受到他們的教訓的。一爐香焚了起來，宣卷者朗朗的背誦着，一家人也許還有不少隣居，圍住了聽，此景此情，到如今還未變更呢。然而卻沒有一個研究者會留盼及於這些文藝作品的文學史上，要見到佛曲作家之名，卻更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了。自燉煌石室中發見了好些佛曲抄本之後，談者雖略略的有幾個，卻都只知所謂『燉煌佛曲』而已，那些後來的更重要的，更有影響的作品，他們卻連提起也不會。

彈詞，又是一種被籠罩於黑霧之間，或被隔絕於一個荒島中而未爲人發見的文藝支幹。彈詞卻並不是很小的或不重要的文學支幹呢！她有不少美好的東西，她有不比小說少的讀者，她的描寫技術，也許有的比幾部偉大的小說名著還進步。夏天，夜色與涼風俱來時，天空只有熠熠的星光，一個盲者挾一面鼓或三絃，登上支搭於街頭巷尾的木台上，彈唱着，四周是有了無數的婦人與男子，靜靜的坐在自備的木凳上聽着。他們不比宣卷那末容易終篇，（他只須一夜就夠了，或一夜可宣三四卷）每聽一部彈詞，那是一件不容易完功的大事，無論是玉簪緣，天雨花，或三笑新編，都至少要有半個月或十天八天纔能終畢呢；然而聽者卻始終沒有怠惰過。黑漆漆的夜裏，黑壓壓的一羣人，鳥雀無聲的，在聽着一個人揮着弦朗唱着，間時間時的有大蒲扇子噼啪噼啪的振動之聲，直到了盲者住了弦聲唱聲而去喝一口茶時，大眾方纔也吐一口氣。這情景不用閉眼想，便會想出是如何的動人，真的，如果彈詞沒有動人的地方，也便不會如此的動人了。如天雨花，筆生花，再生緣，再造天夢影，綠義妖傳，節義緣，俊袍傳以及『三部曲』之安邦志，定國志，鳳凰山等等，都可算是中國文學中的巨著。其描寫之細膩與深入，已遠非一般小說所能及的了。有人說，中國沒有史詩，彈詞可真不能不算是中國的史詩。我們的史詩原來有那末多呢！談彈詞的人，如今也還沒有。

鼓詞流行於北方，大都取小說中之最動人的一段一節而演述之，當然是加上了不少的潤飾，但還不會有什麼巨大的著作出現。北方人之受鼓詞之陶冶是至深且普遍的，正與南方人之受彈詞的感化一樣；許多人不會看三國水滸，但他們知道魯肅，孔明，周瑜，知道奸說的曹操，知道忠勇的李逵，知道有神力的公孫勝，那都是說鼓詞者教導他們的。

此外，還有皮黃戲的劇本，還有各地的小唱本，小劇本，還有各地的民間故事，還有灘簧一流的敘事詩，還有各地的民

歌，如粵謳，如吳歌之類，都有待於中國文學研究者自己努力去掘發，去搜尋；那裏有無數的寶物在，有無數的巨著在，只要費工夫去尋找，這也是研究中國文學的一條新路，任取一種研究之，都可以開闢出一個新天地來，爲文學史增添了不少的記載材料，爲中國文庫增添了不少的珠璣珍寶。

八中國文學的整理

第三個開闢的研究的新途徑，便是中國文學的整理。這條路原是很舊很舊的了，但在我們卻還可以算是新的。許多人對於文藝的界說，至今還不明瞭，許多人對於中國文學的分類，至今還認別不清；例如，某人的小說叢考，某某人的小說考證，都把小說與傳奇雜劇混在一處；即把燕子箋、桃花扇、一捧雪與水滸傳、紅樓夢同放在一起，名爲小說叢考或小說考證的一書，其實乃大部分講的是戲劇，其中還雜有幾部彈詞。某某人編曲目，某某人編一部戲劇叢書，一類東西的曲叢，又都把元明的小令散套集混在雜劇傳奇的一堆；把吳騷合編、陽春白雪，或江東白苧與漢宮秋、西廂記、一笠庵四種曲同列在一處，誰都知道這兩種是根本不同的東西，一種是詩歌，一種卻是戲曲，然而他們卻認這些東西都是『曲』，只爲了雜劇傳奇是用了『曲』去寫故事的。就是在許多的圖書館書目中，卻也如此的混淆着，小說依四庫提要分爲雜事、異聞、瑣語之三類，因把西遊記與搜神記同列在一櫃，把紅樓夢與橋板雜記並存在一架，其他彈詞之類無可列入者，則也勉強附庸於小說類中，像這樣不清不白的分類，與混雜的研究，頗足以迷亂了後來者的心目，所以把中國文學的內容整理了一下，使某類歸了某類，某種歸於某種，同類者並舉，異體者分列，也是當今研究中國文學者之急務。如能編一部如朱彝尊經義考之類的文學考出來，那當然是不朽之作，即作了一部簡簡單單的文學書目，把中國文學的內容分疏整理了一下，卻也頗可以有影響。

這種『書目』，其分類當然不能如四庫總目提要似的，集部只錄着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之五類（所謂曲，也聲明只錄論曲之書，不列傳奇雜劇），而小說則列於子部，不收西遊記、水滸傳，而只收世說新語、朝野僉載、教坊記、異苑、還魂記之流；當然也不能以圖書館最常用的杜威十類法，依了他而分爲詩歌、戲曲、小說、論文、演說、尺牘、諷刺文與滑稽文、雜類等八類；因爲這個分類也未安，且有許多東西也不能被列入於這樣的一個分類中，我們要有的是一種新的分類，明瞭而妥當的分類。

底下是我個人擬的一個分類的大綱，雖不怎麼周密，卻頗明瞭簡當，暫可爲一個勉強可用的分類。且依了這個分類，至少可以把中國文學的向來的混淆的內含，澈底的整理了一下。這個分類法，把中國文學分爲九大類別：

第一類是『總集及選集』如詩文混雜的選本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及總集如漢魏百三家集等都可列入。關於個人著作的總集，如船山遺書，朱子全書，坦圖叢書等等，亦可附錄於此。

第二類是『詩歌』這更可分爲左列的數小類：

(甲)總集及選集 詩經，楚辭，玉台新詠，樂府詩集，全唐詩，彊村叢書，詞苑英華，宋詩鈔，陽春白雪等。民歌亦可列入於此類。

(乙)古律絕詩的別集 四庫中集部別集類的一大部分。

(丙)詞的別集 東坡樂府，稼軒長短句，漱玉詞，飲水詞等。

(丁)曲的別集 喬夢符小令，江東白苧，梁辰魚，花影集，施紹莘，海浮山堂詞稿，馮惟敏等。

(戊)其他 會稽三賦，王十朋，汴都賦，周邦彥等之辭賦一類，以及竹枝詞，宮詞，雜事詩，新興的白話詩，都歸入此類。

第三類是『戲曲』這更可分爲下列的數類：

(甲)戲曲總集及選集 元曲選，六十種曲，盛明雜劇，及納書楹曲譜集成，曲譜綴白裘等。

(乙)雜劇 雜劇十段錦，朱有燉，四聲猿，徐渭，後四聲猿，桂馥，臨春閣，吳偉業，吟風閣雜劇，楊笠湖，坦菴四種，徐石麟，祭皋陶，宋琬等。

(丙)傳奇 琵琶記，荆釵記，殺狗記，玉茗堂四夢，桃花扇，一笠菴四種，李笠翁十種曲，紅雪樓九種曲等。

(丁)近代劇 復活的玫瑰，咖啡店之一夜等。

(戊)其他 皮黃戲之劇本，庶幾堂今樂，余治，戲考當歸於甲總集及選集一類中。各地流行之民間劇本，梆子，調劇本等。